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畿輔通志卷一百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人春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王璜

謄錄監生_臣錢黃照

欽定四庫全書

畿輔通志卷

三

傳

燕

慕容恪傳

唐魏徵

慕容恪字元恭鮮卑人燕王廙之孫皝之第四子儁庶弟也幼沈深有太度皝以其母高氏無寵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雄毅嚴重每言皆經綸世

務毘始異焉乃授之以兵從征伐臨機數出奇策石
虎以戎卒十萬攻毘諸部叛應者三十六城左右勸
毘降毘不聽而遣恪率騎二千擊之虎軍驚遁恪乘
勝追斬三萬餘級段遼遣使詐降於虎虎遣將麻秋
率衆迎遼恪伏精騎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楊
裕等擁遼及其部衆以歸出為度遼將軍鎮平郭恪
撫舊懷新屢破高麗兵高麗憚之不敢入寇常與僞
俱伐夫餘僞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所向輒潰

孰將終謂雋曰今將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宜深委
仗之雋嗣位彌加親任遣討冉閔趣常山恪追及
於魏昌之廉臺十戰皆不勝閔素號驍勇又所將精
銳燕將咸震憚之恪曰閔師老卒疲加以勇而無謀
一夫敵耳可分軍為三部閔性輕銳知吾軍勢不敵
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然
後諸軍掎角攻之蔑不克也乃擇善射者五千人以
鐵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閔果直衝中軍燕兩軍從

旁夾擊大破之禽閔斬於龍城已而閔部將王午復自號安國王午死呂護因襲其號保於魯口恪進討走之降其衆初段蘭之子龕因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與僞書抗中表之儀且數其稱帝之罪僞怒遣恪討之恪引兵濟河龕率衆拒戰恪擊破之龕友辟閭蔚被創恪聞其賢遣使求之則已死矣恪大悅惜遂進圍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兵法有緩有急若彼我勢均有強援慮腹背受患者須急攻之如

我強彼弱外無救應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龕雖
憑阻堅城上下戮力若盡銳攻之則數旬可拔然殺
吾士衆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
分忘寐何忍輕用其死乎軍士聞之人人感悅遂築
室反耕嚴固圍壘樵採路絕龕乃出降因悉定齊地
留兵鎮撫而歸以累功拜大司馬錄尚書事封太原
王及雋寢疾慮子暉不堪承嗣欲行宋宣之事以社
稷付恪恪固辭雋怒曰兄弟間豈容虛飾恪曰陛下

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詎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
爾能為周公吾復何憂儁卒暉即位以恪為太宰專
錄朝政恪弟評為太傅慕輿根為太師副之時根自
恃勛舊心內不服欲為亂乃言於恪曰主上幼冲母
后干政俟畢山陵殿下宜自取之恪曰公醉耶何言
之悖也吾與公受遺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
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隣
觀釁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根

遂潛謀誅恪及評因以篡位恪知之乃密奏根罪狀
誅根并其黨時內外洵懼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憂
色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擾
擾正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反自驚怖先是呂護復據
野王潛通於晉間雋喪謀引師襲鄴恪率衆討之護
嬰城自守將軍傅顏請急攻之恪曰老賊經變多矣
觀其守備未易猝攻然內鮮宿糧外無強救我深溝
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以離間其黨不過十旬取

之必矣何為多殺士卒以徼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
守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奔晉尋而來歸恪
雖綜大任而在朝兢兢循禮進止有常每事必與評
議之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虛襟待物諏納善
言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
宜他敘人以為大媿莫敢犯者至相責曰爾復欲望
宰公遷官耶初晉君臣間僇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
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恪將取晉洛陽先遣人

招納土民遠近諸塢皆歸之分遣其將攻陷河南諸壘遂進克洛城執晉將沈勁勁不屈而死恪因畧地至峭黽關中大震苻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及還鄴謂僚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蔚今定洛陽使沈勁為戮雖皆非本情寔有愧於四海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軍士有犯法者密縱舍之捕斬其首者以徇營壘不求整齊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及有疾慮暉闇弱而評性復猜忌乃召暉兄樂安王

臧謂之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不能掃平秦吳嗣成遺志歿有餘恨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吳王智畧超世吾死後當以此授之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不可冒利忘害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疾篤暉親臨問以後事對曰吳王垂文武兼才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恐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訖而卒其後王猛入鄴城令嚴無犯燕民安堵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

慕容元恭可謂古之遺愛矣為設太牢以祀之

北魏

高允傳

唐李延壽

高允字伯恭渤海蓆人漢太傅衰之後也曾祖慶祖
泰並仕慕容垂至顯秩父韜歸魏後官丞相參軍早
卒允少孤有竒度清河崔弘見而歎曰此子黃中內
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
郡推財與二弟性好文學擔簦就業博通經史天文

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神麌三年年四十餘
矣為陽平王征南大將軍杜超從事中郎超時鎮鄴
遣允與呂熙等分詣諸州決獄熙等並貪穢得罪允
以清平獨見賞還家教授生徒千餘人四年徵拜中
書博士遷侍郎以本官為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時
鎮鄴允甚有匡益徵還叅樂平王丕軍事佐平涼州
賜爵汶陽子領著作郎太武令與司徒崔浩修國史
浩時集諸歷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

並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允允曰漢元年十月
五星聚東井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
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
背日而行此乃歷術淺事而史家欲神其說不復推
之於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
譏古也浩時未以為然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
審之後歲餘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
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皆歎服允雖明歷初不

推步論說惟東宮少傅游雅知其能數以災異問允
曰天道難知既知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
至多何遽問此尋詔以經授景穆太子甚見禮待與
游雅等共更定律令多所增損太武嘗問允何政為
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游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
也賤所知惟農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
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
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

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
復何憂哉帝乃悉除田禁以賦百姓初浩以才畧為
帝寵任數從征伐有功頗制朝權嘗薦冀定等五州
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太子曰先徵之人亦州郡
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而以新徵者
代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
允聞之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
何以堪之時著作令史閔湛郝標性巧佞嘗上疏言

浩所注詩論語書易過於馬鄭王賈乞收境內諸書
獨頒浩所注令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
得觀正義浩遂信待之薦其有著述之才帝初命浩
等撰記務從實錄既成書湛標因勸浩刊於石以彰
直筆允私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
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列通
衢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
詔收浩允等案罪先是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

布千疋事覺謀於允曰主上問我為首為諱乎允曰
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中
書侍郎崔鑿等謂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
子以鑿等為親已而反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入死地
入見帝遂不以實對終獲罪戮及浩被收太子召允
謂曰入見至尊吾自尊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
子入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
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允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

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
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
迷亂失次耳臣嚮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
所言否允曰臣以下材謬參著作逆犯天威罪當滅
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侍講日久欲乞其生耳實不
問臣臣以實對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
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
貞也宜特赦其罪以旌之於是召浩臨詰浩惶惑不

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頻使催切允乞更一見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蒙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帝復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拜請帝意解乃曰無此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止誅其身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他日太子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乃激怒至尊如

此每一念及使人心悸允曰臣東海凡生本無宦意屬休明之會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妨賢已久夫史所以紀當時之善惡為將來之炯戒故人主慎焉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誠不能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乃史家本體未為多違臣與浩是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

也太子末年頗信任左右營田園以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弗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號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

靈帝不脩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之禍夫為人君者必審於擇人商書云無邇小人孔子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古今存亡莫不由之今東宮誠乏人俊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恐非朝廷之選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不納及

太子卒允見帝悲不能止允奉命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約而可觀既成上表曰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隨其得失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應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修飭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為鑒誠漢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青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為其傳覲以感悟人主終不聽察卒以危亡伏惟

陛下神武則天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
究鑒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聰仰酬
明旨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畧其文詞凡八
篇帝覽之曰高允之明天文豈減崔浩乎及文成之
立允預其謀司徒陸麗等皆受賞而不及允允終不
言時帝大起宮室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
非農隙不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
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足以

觀望遠近若欲修廣異觀宜漸致之不可倉卒今計
砍材運土及諸雜役須萬人丁夫充作老弱供餉合
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况
四萬之衆其所損費亦已多矣聖主宜思量帝納之
允以文成慕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
古式上禮教一疏其畧曰前朝屢發明詔禁諸婚娶
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燒葬一切禁斷雖
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浚改為下

者習以成俗教化凌遲一至於斯為政者先自近始
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
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為嬉
戲而獨禁細民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
門妙選貞賢之女必先之以媒聘繼之以禮物集寮
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其難
今娶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失禮紛紜而令
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

哲王作為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昔者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為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勝計死不旋踵尸焚墓掘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人何獨不然今上為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求

貌似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俗瀆亂情
禮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
儀訓萬國故聖主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者乾而不
食樂非雅樂不奏物非正色不列今之大會内外相
混酒醉諛諂固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污辱視聽朝廷
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陛下當百
王之末踵亂晉之弊而不矯然釐正以厲頽俗臣恐
天下蒼生永不聞禮教矣允言如此非一文成從容

聽之事有不便輒求見屏人極論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至有痛切為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禮敬甚重時有上事為激訐者帝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私室諫諍不欲彰於外至於事君獨忍翹君之過以沽直名乎高允於朕過失常正言而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使朕得聞其過而天下不知乃真忠臣也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

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帝謂羣臣曰汝等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但俟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左右但立勞耳皆至王公至如允執筆匡輔數十年不過為郎汝等不亦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嘗使諸子樵採自給陸麗為言於帝帝曰何不早言即日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帝太息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其子忱為郡守允固辭不許轉太常卿進

爵梁城侯帝重允常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嘗曰前
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
高子游處數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為
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訥訥不能出口
昔崔司徒浩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
矯矯風節耳余始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
嘶股栗殆不能言宗欽以下都無人色高子獨敷陳
事理辭義清辯明主為之動容仁及僚友保茲元老

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威振朝廷王公以下趨庭
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人固未
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管仲所以致慟
於鮑叔也及文成崩雅法罕以獻文在諒闇遂擅權
多殺馮太后誅之引允參決大政欲修明庠序立學
郡國詔允與中祕二省參議以間允表請大郡立博
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
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

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
其博士取博通經典世履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
十以上助教亦如之年限三十以上其學業夙成才
任教職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
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
此始後以老疾頻乞骸骨詔不許乃著告老詩又以
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舊懷人作徵士頌尋詔允至
兖州祭孔子廟曰此簡德而行卿勿辭繼從顯祖北

伐大捷作北伐頌獻文後有遺世之志以孝文冲幼
欲禪其叔京兆王子推召公卿會議皆莫敢言允進
跪上前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祖
宗付託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感悟乃議傳
位孝文以羣公輔之自文成至獻文軍國書檄多允
文也末年乃薦高潛以自代進允中書監散騎常侍
尋以定議勲進爵咸陽公持節征西將軍懷州刺史
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見召公廟毀新之時年將九

十矣勸民學業風化頗行太和二年以疾告歸詔以安車徵允扶引就內改定皇誥作酒頌寓規孝文說之置之座右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詔議定律令允雖篤老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十日一詣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備几杖問以政治朝之大議皆咨訪焉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凡歷事五君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在中書引經斷獄內外皆稱平

允性仁恕簡靜興壽稱與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恂恂忘倦尤篤念親故頒賜悉以分之貧困者無所棄遺初獻文徙青徐望族於代其人士多允婚媾有流離饑寒者允輒傾家賑施使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用於朝或以初附為疑允答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允子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孝文太和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贈司空

諡曰文賻祿甚厚魏初以來存亡蒙賚皆莫及也所著詩文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何鄭膏肓凡百餘篇又有算法算術三卷

韓麒麟傳

唐李延壽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好學美容善騎射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方進趣宜示寬厚勅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

悅白曜表為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及攻戰具軍資無乏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官士人沈抑乃請守宰有闕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庶華族蒙榮良材獲敘因以懷德安土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

表陳時務畧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
太平今京師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故
頃年山東遭水而人餒今秋京都遇旱而穀貴寔由
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
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
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
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
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樸素制天下男女

計口授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案檢勤相勸課
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
輕少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
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麒麟
立性恭順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惟有俸絹數十匹
其清貧如此卒諡曰康

唐

魏徵傳

宋宋 祁

魏徵字元成魏州人少孤落魄有大志不營貲產以
十策進李密不用從密來京師未知名自請安輯山
東乃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尚為密守徵以
書諭之勣遂定計歸唐後為隱太子洗馬徵見秦王
功高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切責徵答曰太子早
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及即位拜諫議大
夫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皆潛伏思亂徵
白帝示至公解之命往慰諭道遇械送太子千牛李

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徵與其副謀曰受命赦官府
舊人今復執送志安等吾屬雖往人將不信可先貸
之而後以間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卧內訪天下
事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回屈凡二百餘
奏無不愷切當帝心者拜尚書右丞仍兼諫議或毀
徵阿私所親帝使溫彥博按無驗責以不存形迹居
數日帝問徵曰昨來在外間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
令彥博宣勅語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

聞君臣同氣義均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矍然改容曰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寔大不是公亦不得遂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臯夔稷契是也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龍逢比干是也以此而

言相去遠矣帝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
計賜絹二百匹帝又問人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對
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堯舜闢四門明目達聰雖共
驩苗鯀不能蔽也秦二世獨信趙高梁武帝獨信朱
异侯景隋煬帝獨信虞世基天下土崩瓦解而不知
盜賊徧海內而不聞此其驗也帝將聘鄭仁基女為
充華詔書已出冊使未發徵聞其許嫁陸氏諫曰鄭
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恐虧聖德帝聞之

大驚自責停使令女還夫羣臣以女適陸氏無顯狀
大禮既行不可中止又陸氏抗表自云初無婚姻帝
於是頗以為疑再問徵徵曰陸爽恐陛下今雖容之
後陰加譴責所以反覆自陳不足為怪帝乃降勅自
明停其冊使將葬建成元吉徵與王珪請預陪送上
表曰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
紀前宮結釁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已甘從夷
戮負其罪戾錄置周行徒竭生涯將何上報陛下德

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岡有感追懷棠棣明社稷之大
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疇
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居之禮宿草將列未
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
所帝義而許之官府舊僚吏盡令送葬三年以秘書
監叅預朝政西域諸國聞高昌麴文泰朝悉遣使入
獻詔使人迎之徵諫曰王者不以蠻夷勞中國姑聽
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若賓客待之恐不勝

其弊帝乃止右僕射封德彝等竝欲中男十八以上
簡點入軍勅出徵執奏以為不可德彝重奏謂次男
有壯大者帝降勅中男雖未十八然壯大亦可入軍
徵又不肯署勅帝召徵及王珪至作色而待之曰中
男實小自不點入軍實大亦可簡取如此固執不解
公意徵正色曰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
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以上盡點入
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比年國家衛士不堪攻戰

宜為其少但為禮遇失所遂使人無關心若多黜取人還充雜役雖衆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為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民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以來大事已數不信何以取信於人帝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因言即位之初有逋負夙債欠負官物竝悉原免之詔又闕中免二年租調問外給復一年後不能無失信者數事帝喜曰我見君執奏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國家不信

人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乃停中男賜徵金甕
一口先是帝嘗歎大亂之後疑其難治徵曰亂後易
治譬饑者易食渴者易飲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
漸澆詭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
不欲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治湯武皆承大亂之
後身致太平若人漸澆漓不復返樸今當悉為鬼魅
尚安得而化哉帝納之及即位四年之後米斗三錢
歲斷死二十九幾致刑措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

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費糧帝語羣臣
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李靖
敗突厥頡利部落多來歸降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
河南處之一則寔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帝從
之徵議以為宜遣發河北居其舊土且今降者幾至
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密邇王畿心腹之疾將有
後患彥博曰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處之河南
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畔逆徵曰晉代

有此分居近郡江統為言武帝不用後果覆車陛下
必用彥博言所謂養虎自貽患也帝竟從彥博議後
帝幸九成宮突厥陰結所部作亂事敗皆捕斬之還
其舊部於河北帝悔而自責曰初不納魏徵言遂幾
失久安之道侍御史權萬紀李仁發俱以告訐譖毀
蒙引見任以彈射莫敢諍論徵奏曰權萬紀李仁發
竝是小人不識大體以譖毀為是告訐為直凡所彈
射皆非有罪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元齡斥

退張亮無所肅厲徒損聖明臣伏度聖心必不以為
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
警厲羣臣羣臣素無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元齡亮
之徒猶不可得仲其枉直其餘疏賤孰能免其欺罔
伏願陛下留意再思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弘益臣
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
豈可進姦而自損乎帝欣然納之賜絹五百匹萬紀
仁發相繼貶黜七年代王珪為侍中進爵郡公帝幸

九成宮宮御憇漳川官舍李靖王珪至吏改館宮御
以舍靖珪帝怒命按之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
宮人掃除隸耳以此罪責恐駭天下耳目得釋不問
帝一日謂長孫無忌曰徵每諫我不從與言輒不應
何也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
之帝曰第應之須別陳論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汝
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已許可又別陳論非禹稷所
以事君也帝曰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

耳徵揆定齊梁陳周隋五史多所損益進左光祿大夫以疾辭位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葬昭陵帝於苑中作層觀望之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耳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帝泣為毀觀帝又欲以巢刺王妃為后徵諫曰陛下方取法堯舜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後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供奉不精因此浪費以至於亡陛下當兢懼戒約奈何誨人為奢

退又上疏言刑賞不可由喜怒及驕奢亡亂之故乞以隋為鑒十二年帝嘗從容問比來所行得失政化何如徵對曰若恩威所加遠方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於貞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帝曰遠方來服應由德義所加往前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為心旋以四海無虞漸加驕溢所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帝曰所行比前何為異徵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

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
悅人諫雖龜勉聽受而意終不平帝曰於何事如此
徵曰即位之初處元律師以死罪孫伏伽諫曰法不
至死無容濫加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人或
曰所言乃常事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來未有諫
者所以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戶柳雄妄加階
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首與罪雄固言是
實大理推得其偽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

陛下不從胄曰既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濫陛下作色遣殺胄執之不已然後赦之乃謂法司曰但能如此為我守法豈慮濫有誅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大忤聖旨陛下以為訕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似訕謗於時雖從臣言賞德參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帝驚曰人苦不自覺非公無能道此帝又嘗問徵曰羣臣上書可採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百

司奏事嘗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怫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帝由是接見羣臣辭色愈溫魏王泰有寵或言大臣多輕之帝怒召大臣讓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為諸王所頓躡我欲縱之泰豈不能辱公輩耶房元齡等皆謝徵正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耶帝悅曰聞公言方知理屈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

疏極諫後遇大雨穀洛溢毀宮寺漂居人徵因事極
言尤為激切條陳十思畧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
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
其德義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寔繁克終者蓋
寡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
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怨不在大
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誠能見可欲則思知
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

冲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
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
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思所加則思無
因喜而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
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文武並用垂拱
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手詔嘉答之
於是廢明德宮元圃院賜被水者帝問羣臣徵與諸
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可比帝曰徵蹈

履仁義欲致君堯舜亮亦不過是也帝厭上封者多
不切事欲加譙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已過言而
是朝廷之益即非無損於政由是皆勞遣之時屢有
閹宦充外使妄有論奏事發帝怒徵進曰閹宦雖微
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
今日之明必無此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帝
悅充使永停徵因上言尚德好善之美術數刻深之
害反覆至數千言帝手詔嘉歎賜絹三百匹十三年

徵上疏言陛下頃年以來漸不克終非復貞觀以初之盛因條陳不克終者十漸帝書為屏障兼付史官賞黃金十斤廐馬二匹又嘗問徵比來朝臣多不論事何也徵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但才器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疎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俯仰帝曰誠如卿言朕今開懷納諫卿等無

勞煩怖懼遂不極言侯君集平高昌帝欲以其地為州縣徵謂不如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遐方者也若以為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交替十年之後隴右空虛散有用以事無用未見其可褚遂良亦極諫帝不從以其地置西州後西突厥欲攻西州帝悔謂侍臣曰往年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勸朕立其子弟依舊為國不用其計方自悔責寧得忘所言者乎徵嘗侍宴兩儀殿舉齊

桓公鮑叔牙管仲甯戚交做事為戒帝嘉納之時大臣竝請封禪惟徵執不可帝曰豈功不高德未厚耶諸夏未治遠方未服嘉瑞不至年穀不登耶何為而不可徵曰陛下功則高而民未懷惠德則厚而澤未旁流諸夏雖安未可驅之役遠方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尉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譬如人有十年長患療治方瘳便欲負重日行百里必不可得告成天地臣竊有疑兼以大事舉行萬國咸萃要荒

之外奔走來庭今伊洛以東暨於海岱人烟斷絕道
路蕭條徒令窺示虛弱又賞賜未厭衆望給復不償
民勞遇有災青難以追悔帝不能奪嘗與房元齡高
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
素奏之上怒讓元齡等曰君但知南衙政事北門小
營繕何與君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元齡等為陛
下股肱耳目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當助
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何罪而謝也上

甚愧之十七年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
過多矣若有間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常
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
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家初無正寢帝輟小殿材
為營構賜素褥布被從其所尚數與太子臨問拊之
流涕許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卒年六十四帝臨
哭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百官咸赴喪
贈司空諡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賻贈其妻裴氏辭

曰徵素儉約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乃更用素車白
布襜帷陪葬昭陵帝登苑西樓望哭甚哀御製碑文
手書之益封戶九百臨朝歎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
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魏徵歿朕
亡一鑑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
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
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
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

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畧如此朕
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
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每犯顏進諫雖逢盛怒神色
不懼帝徐為霽威奏疏數萬言皆本仁祖義勸誡昭
然稱引甚富尤好徵據劉向說苑帝嘗謂徵曰卿罪
重於中鈎我任卿逾於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
我於卿者乎一日宴近臣於九成宮稱徵每犯顏切
諫不容我為非我所以重之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

言臣所以敢言陛下若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
觸忌諱也帝大悅賜錢十五萬又嘗謂侍臣曰貞觀
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元齡之功貞觀之後
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惟魏
徵而已解佩刀賜之帝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
匿懷中徵奏事良久鷄竟死帝將有關南之行既辦
而止徵謁告還問故帝笑曰畏卿嗔故中輟耳徵以
隋亂後典章湮散引諸儒校集秘書粲然復完又以

小戴禮綜彙不倫作類禮二十篇帝好武徵侍宴見
舞破陳樂俯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數舉有所
諷切如此徵歿後毀者百出以嘗薦杜正倫侯君集
誣為阿黨又誣錄諫語示史官帝怒停叔玉婚而仆
所為碑後征遼東還悵然曰魏徵若在朕無此行仍
召其妻子慰勞以少牢祀其墓復立碑加禮焉五世
孫暮仕至同平章事宣宗稱其直諫有祖風

宋璟傳

宋宋 邴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為元魏吏部尚書璟耿
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詞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為監
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
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將廷辨
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
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閤救將與子
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臺御史
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

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自首原請
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
雖死不悔后不憚姚璘遽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
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下獄俄
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
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
亂國經賞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
易之謫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

品卑卿謂第一何耶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纔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

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
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冀璟出
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
有告璟者璟乘庖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
免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
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烝寵
數有請於璟璟厲荅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
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

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誅死璟請付
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
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
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
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璟權檢校并州
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
使斂封租璟拒不與故為所擠歷抗相二州政清毅
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先是崔湜鄭
愔典選為戚近干奪至迎用二歲闕猶不能給更置
比冬選流品清并璟與侍郎李乂盧從願澄革之銓
總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
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
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
史歷充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
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為

京兆府復為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為睦州刺史徙
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
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
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
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
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
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
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

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廣人為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璟與蘓頰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鴈鳩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為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

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
成皇后家竇孝諶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著
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諶者璟還詔曰儉德之
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墳
人子於哀迷則未遑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總免
衣衾棺槨各有度數惟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
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諶踰制初
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

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
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鄴陵而禍不旋踵國家
知人情無窮故為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
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
冢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
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奪請
准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
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耶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

即可其奏又遣使賚綵絹四百匹會日食帝素服俟
變錄囚多所貸遣賑恤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陛下
降德音卹人隱末宥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
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
變莫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
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
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雖有虧食
將轉而為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

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
京兆人權梁山謀逆勅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
充滿久未決乃命璟為京留守復其獄初梁山詭稱
婚集多假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
狂謀率然非所防臆使知而不假是與為反貸者弗
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十二年東巡泰山璟復為
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
遺朕璟因一一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

入觀省以誠終身賜資優渥進兼吏部尚書十七年
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為左丞相源乾曜為太子少
傅同日拜有詔大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
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
賜全祿退居洛乘輿東幸璟謁道左詔榮王勞問別
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文貞
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
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

之帝帝益嗟重璟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
聖歷後突厥默啜負其彊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
勝輕出為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
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
利者夸威武為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
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為相閱堂按見其危
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尚渾怒華衡

高適傳

宋宋 祁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臯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祿山亂召翰討賊即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帝問羣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為晚不省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因言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明乃至荒踣監軍諸將不恤軍務以倡優蒲塞相娛樂渾

隴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責死戰其敗固宜又魯炅
何履光趙國珍屯南陽而一二中人監軍更用事是
能取勝哉臣數為揚國忠言之不肯聽故陛下有今
日行未足深恥帝領之俄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負
氣敢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鎮適盛言不可俄而
永王叛肅宗雅聞之召與計事因判言王且敗不足
憂帝竒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
江東韋陟淮西來瑱率師會安陸方濟師而王敗李

輔國惡其才數短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
出為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為兩節度
百姓疲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劍南雖
名東西川其寔一道自邛闕黎雅以抵南蠻由茂而
西經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劍南
異時以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
等八州專為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參也嘉陵
比困夷獠日雖小定而瘡痍未平耕紡亡業衣食貿

易皆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稅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役其敝可見而言利者杓鑿萬端窮朝抵夕千索百牘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隣保威以罰扶而逋逃益滋又關中比畿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繫地入有訖而科斂無涯為蜀計者不亦難乎又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為戎狄言不足利戎狄為國家言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

九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
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以一劍南併力從事不
爾非陛下洗盪闕東清逆亂之意也蜀人又擾則貽
朝廷憂帝不納梓屯將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斬
之而光遠兵不戢遂大掠天子怒罷光遠以適代為
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鄙
欲牽制其力既無功遂亡松維二城及雲山城召還
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卒

贈禮部尚書諡曰忠適尚節義語王霸袞袞不厭遭
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寔不為縉紳所推然
政寬簡所蒞人便之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
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其詒書賀蘭進明使救
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憾未度淮移檄將
校絕永王俾各自白君子以為義而知變

陽城傳

韓愈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為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

入集賢為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
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遠近聞其德行來學
者相繼於道間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
泌為相舉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
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
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
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人
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城揣知

其意輒彊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

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
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
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
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
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
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
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
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

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吏蹤求得城家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

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役不登觀
察使數請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
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
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已有罪自
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
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
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
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

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
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
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
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
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宋

曹彬傳

元歐陽玄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周太祖貴妃張氏彬之從

母也從世宗鎮澶淵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加禮遇
彬執禮益恭公府燕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
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
之散率也顯德三年遷西上閤門使五年使吳越致
命即還私覲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
彬猶不受既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及歸悉上送
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初太祖事
世宗在澶州以彬掌茶酒嘗從求酒彬曰官酒不敢

相飲乃別沽以飲太祖及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
非公事未嘗造門太祖器重焉建隆二年彬自平陽
歸太祖謂曰我昔欲親汝汝何疎我彬頓首曰臣為
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恭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
交結太祖然之嘗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
獨彬耳乾德二年冬大舉伐蜀以彬為都監諸將皆
多所屠殺惟彬申禁戢之令明勸賞之法由是所至
悅服不血刃而峽中郡縣悉下蜀降大將王全斌等

縱酒不恤軍士列校求取無厭蜀人苦之彬屢勸全
斌振旅速旋全斌不從俄而全師雄等作亂郡縣相
應盜賊遙起彬復與崔彥進悉力翦平之洎歸闕太
祖盡得全斌等不法狀面詰王仁瞻仁瞻歷言諸將
奢縱事惟曰清慎廉恪獨曹彬一人耳即日授彬宣
徽南院使充義成節度使彬辭曰收蜀將校皆得罪
臣無功獨蒙厚賞恐無以勸天下太祖笑曰卿有茂
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仁瞻肯惜言哉初克成都時

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一第竅以度食泊事罷咸訪其親還之無則備禮嫁之師還輜重甚多或言悉竒貨也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無銖金寸錦之附焉七年征江南累戰輒克遂圍之彬每緩師冀其歸服後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諸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

明日城陷江南主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降彬禮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限當厚自齋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果無他江南官吏親屬有為軍士所掠者彬即時遣還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賑乏絕恤鰥寡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詣閤門入見膀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

其謙恭不伐如此以功拜樞密使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歸私第閉閣燕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禁門雖霜雪不易其操如此者八年彬性仁敬和厚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問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朝夕笞詈

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也嘗曰
自吾為將未嘗以私怒戮一人所居堂室敝壞子弟
請修葺彬曰時方太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
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多此類咸平二年被疾真宗
親臨問手為和藥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二
子材器皆堪為將問其優劣對曰瓌不如瑋卒年六
十九帝哭之慟對輔臣語及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
濟陽郡王諡武惠配享太祖廟庭彬前後征討凡降

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七子瑋琮璨繼領旄
鉞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慈聖光獻太后輔佐
仁宗

曹瑋傳

元歐陽玄

曹瑋字寶臣武惠王彬之子也李繼遷叛諸將數出
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
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即位改內殿崇
班知渭州馭軍嚴明有部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

貸善用間知敵動靜舉措如老將徙知鎮戎軍李繼
遷虐用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
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內附繼
遷畧西蕃還瑋邀擊於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
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
長城塹以為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
羌語耐寒暑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
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間田春秋耕歛州為

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繼遷死德明立所屬有數大族
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
折其翮後必颺去即日將其兵薄天都山受降者內
徙德明不敢拒帝以瑋習知河北事乃以為真定路
都鈐轄領高州刺史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至是
帝以示左右曰南北山川城郭出入戰守之要盡在
是矣因令別繪二圖一留樞密院一付本道復知渭
州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為籠竿城

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徒知秦州初秦州置四門砦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瑋招出之令入馬贖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綵一端築十砦浚濠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羌廩兵工費不出民其年宜勒斯賚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獲馬牛雜畜器仗三萬餘自是宜勒斯賚勢感退保磧中不敢出丁謂逐宰相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為準黨謫知萊州謂敗

復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徙天雄軍瑋用士得其死力
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竒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
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
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卧閣內不出會賊至瑋
奮起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其在邊蕃部有過惡
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
食品為節若曰下某食即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
至矣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敵軍吏來告瑋

方與客圍碁不應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
去汝再三顯言耶謀間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塞上
多廢地瑋募人耕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
至其種斂為發州兵戍守邊儲以寔所募皆為精兵
又募弓箭手使馳射校強弱勝者予田二頃再更秋
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田五十畝至
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擇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墾
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為出錢市馬開

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墜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寇後皆為法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使又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叙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舊例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以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下令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瑋為將幾四十年未嘗敗衄自三都之

戰威震四海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
無得高語疾驅天雄卒有犯法衆謂獄具必殺之瑋
乃處以常法或以為疑瑋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
所以令吾衆非喜殺也平時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
邊時邀山東知名士賈同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
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列立人音不徹舍同歸語
人曰瑋果名將也真宗慎兵事凡邊事必手詔詰難
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他將論邊事者往

往密付瑋處之瑋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穀左傳而尤熟於左氏瑋為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為一家云卒贈侍中諡武穆嘉祐八年配享仁宗廟庭寶元中王駿為樞密使趙元昊叛帝召問樞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府四人皆罷而王駿謫虢州語所善翰林學士蘓公儀曰王駿此行十年前已有人言之駿為三司鹽鐵副使時以事至河北曹南院為定帥駿事畢將還瑋謂駿曰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駿

愛其雄才遂為之留明日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
骨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
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駿曰何以教之曹曰瑋
在陝西日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易於中國怒其息微
將殺之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
資隣國已為失計今更以貨殺人誰肯為我用者瑋
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
其嘗往來牙市中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

者圖其貌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為邊患計其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駿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呂端傳

元歐陽玄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父琦晉兵部侍郎端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歷國子主簿太僕寺丞秘書郎直弘文館換著作郎直史館太祖即位遷太常寺丞知浚義縣同判定州開寶中西閭門使郝崇信

使契丹以端假太常少卿為副八年知洪州未上改
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賜金紫為政清簡遠近便之
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
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
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
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
請託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參軍移汝州
復為太常丞判寺事出知蔡州以善政吏民列奏借

留改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遷考功員外郎兼侍御
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
齋閣時遷戶部郎中判太常寺兼禮院選為大理少
卿俄拜右諫議大夫許元僖尹開封又為判官王
冕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顥內侍
王繼恩就鞫於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
推君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
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即

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羣官有
負譴置散秩者引對皆涕泣以饑寒為請至端即奏
曰臣前佐秦邨以不檢府吏謫掾商州陛下復擢官
籍辱用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下又不重譴俾
亞少列臣罪大而辜深矣今有司進退善否苟得穎
州副史是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
為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叅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
曰臣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

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左諫議大夫寇準亦
拜叅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即以端為左諫議大
夫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拜戶部侍郎平
章事時呂蒙正為相太宗欲相端或云端為人糊塗
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
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
用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初端
兄餘慶建隆中以藩府舊僚叅預大政端復居相位

時論榮之端歷官四十年至是驟被獎擢太宗猶恨
任用之晚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慮與準
同列先居相位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
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奏對多
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劄戒諭自今中
書事必經呂端詳酌方得聞奏端愈謙讓不自當初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
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謂準

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又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事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即入奏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耳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

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
其心而毋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
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
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
尚書太宗不豫真宗為皇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
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
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
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詔端端知有變鎖

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之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以繼勲為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籍其家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體

軀洪大宮庭堦圮峭峻特令梓人為納陸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真宗嘉納加右僕射兼修國史明年夏被疾詔免常叅就中書視事上疏求解不許十月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有司言當罷奉詔賜如故車駕臨問端不能興撫慰甚至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諡正惠

李若水傳

元歐陽玄

李若水字清卿洺州曲周人元名若水上舍登第調

元城尉平陽府司錄試學官第一濟南教授除太學
博士蔡京晚復相子條用事李邦彥不平欲謝病去
若水為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何不取決上前
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顧可默默托疾而退使天下
有伴食之譏耶又言積蠹已久致理惟難建裁捐而
邦用未豐省科徭而民力猶困權貴抑而益橫仕流
濫而莫澄正宜置驛求賢解榻待士采其寸長遠見
以興治功凡十數端皆深中時病邦彥不悅靖康元

年為太學博士開府儀同三司高俅死天子當挂服
舉哀若水言俅敗壞軍政罪當與童貫等得全首領
以沒尚當追削官秩示與衆棄而有司欲加縵禮非
所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欽宗將遣使至金國議
以賦入贖三鎮詔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召對賜今
名遷著作佐郎為使見尼瑪哈於雲中纔歸兵已南下
復假徽猷閣學士馮澥以往甫次中牟守河兵相驚
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卒

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止有死耳令敢言退者斬衆
乃定旣行疊具奏言和議必不可諧宜申飭守備至
懷州遇館伴蕭慶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於冲虛觀
獨令慶澣入旣所議不從尼瑪哈急攻城若水入見帝
道其語帝命何臬行臬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
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過信而歸擢若水禮部尚書
固辭帝曰學士與尚書同班何必辭請不已改吏部
侍郎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為

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罵不絕口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尼瑪哈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尼

瑪哈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為生靈計罪已內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立尼瑪哈指宋朝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為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曰汝為封豕長蛇流毒中土滅亡無日矣尼瑪哈令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謝寧曰我為國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者搥破其脣啖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寧得歸具言其狀高宗即位下詔曰若

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為之泣涕贈觀文
殿學士諡曰忠愍死後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
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臨
死無怖色為歌詩卒曰翹首問天今天卒無言忠臣
效死兮死亦何愆聞者悲之

金

李通傳

元元好問

李通字平甫藥城人明昌二年進士高才博學無所

不通為人滑稽多智而不欲表表自見工畫山水得前輩不傳之妙龍虎亦入妙品然皆其餘事也泰和太興作幕官虎賊知府事賣權恃勢奴視同列平甫每以公事相可否不少假借又摘其陰事數十條欲發之虎謀篡者也聲勢焰焰人莫敢仰視乃為一書生所抗積不平先以非罪誣染之幾至不測雖有以自解竟坐是仕宦不進以東平治中致仕閒居陽翟十餘年自號寄菴先生平生詩文甚多如云舊管新

收粧鏡在昨非今是酒杯乾魯山道中云老夫自喜
林野癖路人頗笑衣裳寬臨終戒家人吾明日歸而
輩慎勿遽哭果如期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云戒
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畢目復瞑其明了又如此
子治字仁卿正大七年收世科屏山贈詩所謂仁卿
不是人間物太白精神義山骨者也

元

郝經傳

劉秉忠

郝經字仲常其先陵川人後徙河北霸州世祖即位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王文統素忌其才德乃遣使宋或謂經盡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畧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驅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王文統陰諷李璫侵宋以阻撓之欲假以害經經踰淮賈似道懼奸謀呈露遂以李璫為辭拘經於

真州之忠勇軍驛吏防守嚴於獄從行介佐或不能
堪經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
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宋帝大
臣聞經言遂請入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從人怒
而鬪死數人居七年徙經別館與從者六人又居九
年巴延南侵宋懼乃以禮送經歸似道之謀泄亦竄
死矣經歸世祖賜宴大庭官加國子祭酒為朝列大
夫秋七月經卒年五十二經之為人尚氣節為學思

致用及被留撰續漢書易春秋外傳文集數百卷其
文豐蔚豪宏善謀議論詩多竒崛當時感其言目其
事各為振勵者甚多子二長景文官給事次子景和
官廉訪使

李治傳

明宋 濂

李治字仁卿真定藥城人登金進士第調高陵簿未
上辟知均州事歲壬辰城潰治微服北渡流落忻寧
間聚書環堵人所不堪治處之裕如也世祖在潛邸

聞其賢遣使召之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
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既至問河南居官者孰賢對
曰險夷一節惟完顏仲德又問完顏哈達及頗幹何
如對曰二人將畧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
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
諍臣觀之徵為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擬之
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之
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

賢寔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材賢否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鷄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又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然四海之廣豈止此數子哉王誠能旁求於外將見集於明庭矣又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對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登天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寔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

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寔則
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
天乎且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
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
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
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
罪者或反獲寵是無法度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
變亂已為幸又問昨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為陽不足

地震為陰有餘夫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
震或奸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交至或刑罰失
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於此矣夫天之愛君如
愛其子故示此以警之耳苟能辨奸邪去女謁屏讒
慝省刑罰慎征討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咎為
休矣世祖嘉納之治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
益衆及世祖即位復聘之欲處以清要治以老病懇
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職期月復以老病

辭去卒於家年八十八

蘓天爵傳

明宋 濂

蘓天爵字伯修本趙藥城人再徙真定父志道歷官領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天爵由國子學生公試名在第一釋褐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改翰林國史院典籍官陞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修武宗寔錄二年陞修撰擢江南行臺監

察御史明年慮囚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雜居天爵
冒瘴毒徧歷其地囚有言寃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
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
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為之太息每事必究心
雖盛暑猶篝燈治文書無倦入為監察御史道尋改
奎章閣授經郎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閱
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於朝廷政令稽古禮
文問閭幽隱其關乎大體繫乎得失者知無不言所

至正二年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遷陝西行臺侍御
史四年召為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
起自諸生進為師長端已悉心以範學者明年出為
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尋召還集賢充京畿奉使宣撫
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奸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
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
以忤時相意竟罷歸七年天子察其誣拜江浙行省
叅知政事江浙財賦居天下十七事務最煩劇天爵

條分目別細巨不遺九年召為大都路都總管以疾
歸俄復起為兩浙都轉運使時鹽法弊甚天爵拯治
有方所辦課為鈔八十萬錠及期而足十二年妖寇
自淮右蔓延及江東詔仍江浙行省叅知政事總兵
於饒信所克復者一路六縣其方畧之密節制之嚴
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卒於軍年五
十九天爵為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
事畧十五卷文類七十卷其為文長於序事平易溫

厚成一家言而詩尤得古法有詩藁七卷文藁三十卷於是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辯雖老不倦晚歲復以釋經為己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為滋溪先生



畿輔通志卷一百三